

40061

:14



宗鑑法林卷三十九

集雲堂編

大鑿下四世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百丈海嗣

初在百丈充

典座

因司

馬頭陀尋得一山丈欲師住時華林為首座爭之

丈告眾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語當與住持因指淨

餅曰不得喚作淨餅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喚作

木楔也丈問師師踢倒淨餅便出丈曰第一座輸

卻山子了也

百丈堂前定大瀉金毛獅子振全威淨瓶踢倒還元
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智海清

不顧山前有信旂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戟都無
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還須作者知當場一著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
者祇向人前去灼龜

通焰逢

盤中喝彩馬上奪標當仁不讓見義而驍一箭天山
從此定瀉山千古鬱昭曉

古梅列

寶符不在常山上諸子空教自惆悵取代因徵母卹
賢趙家大業堪憑仗

白巖符

瀉山與仰山摘茶次師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
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
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
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
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報慈遂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首山念云當時不是
瀉山便見扶籬摸壁 瑯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又云若不是瀉山泊合打破蔡州 白雲端
云父子相投意氣相合機鋒互換啐啄同時雖然如
是畢竟如何道得體用雙全去瀉山放子三十棒也

是養子之緣 天童覺云瀉仰父子叢林盡道各得
一槩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玉泉璉云
直饒體用兩全怎奈當頭錯過錯過則且置祇如放
子三十棒又作麼生三盞酒糝公子面一枝花插美
人頭 廣教玉云毘拍板六律諧聽無孔笛五音協
暢互換投機風流不墜還他父子作家若在臨濟門
下棒折也未放在雖然且道前後放六十棒又作麼
生擊案云好雨千峰迎翠色太平野老盡謳歌 嬾
菴銛云善用千鈞之弩須是瀉嶠慣射百步之箭還
他仰山雖父慈子孝卽不無若論得體得用猶未敢

相許 法林音云前後放六十棒且道是賞伊是罰
伊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瀉仰自相瞞禪流若具金剛
眼互換機鋒仔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
去瀉山千古獨巍巍 坐軒遵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
雨未免渾身透溼衣 保寧勇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杯酒倒被李公罰一
杯好手手中呈好手 佛鑑懃

滄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喝一喝誰

菴演

兩兩於菟落荒艸無事相將弄牙爪奪去攬來各擅
奇末梢一啗山欲倒白巖符

錦衣公子醉晴暉金玉相宣接拍奇宛轉高歌誰解
聽和雲并作雪花飛遠鑑鏡

滄山問仰山曰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
作麼生知它有之與無仰曰慧寂有箇驗處時有
一僧從面前過仰名闍黎僧回首仰曰和尚者箇
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師曰此是獅子一滴乳

迸散六斛驢乳

開先金云滄仰父子被者僧一狀領過法林音云
仰山驗處雖真祇好驗自己究竟驗它人不出何不
喚闍黎待僧回首便以目視滄山看老漢作何伎倆
無端又下箇註腳滄山末後雖是養子之緣也是借
蓑衣當被蓋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
者笑倒滄山老古錐真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
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覺

馮山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叉撫掌
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
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
磬山修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愚
菴孟云者僧在千百衆中奪錦而歸及乎詢其所以
卻又將扇子掩面以避會麼分明只在秋江上明月
蘆花無處尋

馮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
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
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

和尚何曾問者箇師曰此是鶩王擇乳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鶩王能擇乳鷓子過新羅
天目禮

二八嬌娥巧畫眉茜香分翠試羅衣錦絲綰就同心
結只許檀郎知此機 天真則

馮山問僧汝會作什麼曰會卜師拈起拂子曰者
箇六十四卦那一卦收僧無對師曰適來大壯今
是明夷

寶壽新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白巖符云老漢今
年須防失脫 法林音云和尚大似不解卜

馮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瑞巖慍云珠明川媚玉潤山輝馮山父子是則固是當時若知有轉身一路子孫也未至斷絕還會麼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

吹盡風流太古調唱出富貴黃鐘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葡萄酒一鍾

正堂辨

大家在者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紫無際派

大家在者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

寂巖中

馮山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簡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巖頭齋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馮山泥壁也不了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檢點代卻轉泥盤作泥壁勢待伊動靜便歸方丈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殊不知馮山軍容弄巧成拙

馮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取

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問訊師曰我適來
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一盃茶
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鶯子

蔣山勤云夢中說夢淡許瀉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
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
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
佛眼覷不見

撥艸瞻風孤峰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瀉仰香巖
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百千億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

南堂靜

客鶯子神通豈及伊

本覺一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著通身俱是
眼半窗疎影轉斜陽

雪巖欽

迭奏埴篴侍曉堂還他家有兒郎過雲度玉渾閒
事惹亂天邊鸞鳳翔

憨子暹

瀉山令侍者喚第一座座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
來作甚麼座無對

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益別云適來
侍者喚

瀉山因仰山侍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面是什麼

曰祇是枯樹子師卻問耘田翁翁曰枯樹子師曰者耘田翁它後亦有五百衆

神鼎譔云爲復意在耘田處爲復意在仰山分上爲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法縱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瀉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翁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瀉山示衆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正恁麼時若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且道

喚作什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云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 芭蕉清代作此^半相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云當時作此^初_云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悟取好 保寧勇云和尚一等是入泥入水

中峰本云道是瀉山僧卻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牛卻是瀉山僧好當時有人下得者兩箇好字教他百劫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通玄奇云瀉山一身充兩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仰山雖解扶豎終是

家業喪亡 神鼎澤云要識瀉山麼以左手拍禪牀
云者裏是要識水牯牛麼以右手拍禪牀云者裏是
復以兩手拍一拍云六月十三熱不相瞞 雪竇正
云大小瀉山好似嚼飯餒嬰孩不堪檢點芭蕉雖然
和盤拓出若要絕人情見則未可會麼良久云貪觀
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
道如何道得出長流 芭蕉徹

水牯瀉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
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道吾真

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海印信

改卻形容換卻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
喚多少傍觀掩面羞 保寧勇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
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佛心才

埜徑蹄涔賺殺人早曾畊遍大田春有時落艸無尋
處顯現瀉山老漢身 張無盡

瀉山水牯牛禪人聚頭敲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獠
天童覺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

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

牧仰山祇得半邊騎虛堂愚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

起滿架薔薇一院香高峰妙

山當盡處疑無路轉過溪來景愈幽石屋老僧情更

好慇懃花釀兩三甌白巖符

學梳鬆鬢試裙新消息佳期在此春爲要好多心轉

惑偏將宜稱問傍人綠雨蕉

轉身九五就塵埃劍閣重重豁達開陋巷不騎金色

馬回途卻著破衫來箭峰真

瀉山一日見香巖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

師親得者箇道理仰與巖相顧視曰甚麼人答得

此話師曰有一人答得仰曰是阿誰師指水牯牛

曰道道仰取一束艸來巖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

纔喫師曰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

師曰或時明或時暗

慙休乾云動弦別曲葉落知秋還它瀉山父子若是

衲僧門下猶欠悟在何也不是僧繇手徒勞畫丹青

復頌

饅頭水牯示綱宗覲面相承道愈隆化外來賓端的
別莫將蒞子當天雄

瀉山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
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者話不得卻
顧香巖巖曰某甲偏答得者話師躡前問巖亦進
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瑞巖慍云瀉山將引二子向冰枯雪老之時作一家
宴熊掌馱峰下筋厭飫管絃鼉鼓聲徹雲霄遠近觀
瞻莫不欣艷及乎分付家財依然卻成吳越擊拂云
當初祇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烏石道云瀉

山父子三人裝一棚傀儡打箇決殺無好散場且道
那裏是他打決殺處兩人各各叉雙手門外砂盆井
石走笑殺瀉山老古錐卻來面南看北斗 空有生
云瀉山父子雖則聲和響順敲唱同時檢點將來俱
在百尺竿頭坐地各認一斑未免傍觀者哂當時若
問明覺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但道今
日風頭稍硬請和尚歸方丈若道得者一語瀉仰宗
風必不致恁麼寂寥

晷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諳譌織成蜀錦千般
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懶菴樞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蓑衣遮蓋
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鵬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
妙多向弓絃發處看

閒極雲

瀉山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曰是師曰如何
是藥山大人相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涅槃後有
曰水灑不著巖卻問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
鐵牛無汝下策處

天童華云二尊宿說大人相何異指鹿爲馬或有問
歸宗虎丘大人相作麼生向他道九九百半青半
白 平陽恣云二尊宿指鹿爲馬應菴祖證龜成鱉
各領三頓棒或有問天童大人相作麼生擘胸云堂
堂皇皇歷歷落落三生六十劫悟去也不知

瀉山見劉鐵磨來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
去

淨慈一云瀉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鍊
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瀉山請各
下一轉語衆默然以拄杖一時趁散 中峰本云瀉

山被劉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滄山一
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
後蔽斲拊指 博山來云案山起雲主山下雨杓卜
聽虛聲熱睡饒譎語祇饒弓折箭盡未是作家要得
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看者一隊水牯牛復笑云鼻孔
總在博山手裏 廣教玉云劉鐵磨來不是冤家不
聚頭老牯牛汝來也勾賊破家來日臺山大會齋和
尚還去麼胡餅裏呷甚麼汁作臥勢便出去雨收雲
散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愚庵孟云滄山被鐵
磨一問直得倒街臥路雖有牛馬踐蹋總不顧也且

道大會齋去不去來日再看

會騎鐵馬入重城敕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

客夜淡誰共御街行

翠峰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敢共爭衡玉鞭金馬閒終

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天童覺

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

失此心能有幾人知

中庵空

雲巢夢斲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

隱玄途鳥道未容收

足庵鑒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槍旗隨宜淡飯清茶

外困臥閒行幾箇知

無準範

雙放雙收盡主賓
笙歌共奏玉樓春
醉扶金屋珠簾
悄花氣曾餘香露淡

天章玉

驀將影艸探來風
直下翻身迴不同
四海晏清天地

靜將軍意不在雕弓

浪山嶼

八極功成帝道平
雕弓久自挂閒庭
夜來一陣沙隄

雁疑是邊驚畫角聲

祖燈紹

瀉山上堂有僧出
曰請和尚爲衆說法
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
僧便禮拜

雪峰存聞云古人得與麼老婆心切
玄沙備云山頭

老漢蹉過古人事
峰云那裏是蹉過處
沙云瀉山被

者僧一問直得百襍碎
愚菴孟云須知瀉山未上

堂時早已徹困了也
法林音云愚庵是作家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
下禪牀叉手立僧

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卻坐

百丈狸奴面瀉山鬼眼睛見人空
解笑弄物不知名

松源岳

婆娑疎影梅江月
濃淡幽生閬苑春
一陣和風俱漏

洩滿天香氣送游津

全越祖

老婦臨粧絳點脣
人前自逞好精神
顰眉冷笑渾相

似不顧傍觀掩鼻人 石帆衍

滹山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一菴主曰山頭老漢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請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踢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笑巖寶別滹山云寂子更要一踢麼 理安問云盡道仰山被菴主一踢殊不知仰山有作賊不犯底手脚菴主雖得便宜未免遭人笑破口脣皮笑巖老漢恁麼道祇見錐頭利且道山僧與諸老相去多少乃呵呵大笑

滹山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進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

昭覺勤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奈滹山向胡餅裏呷汁壓沙覓油雖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會孤負諸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方菴顯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滹山因甚道彼此相屈復頌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遇意何深驀地臨機問古今叉手進前還退

後曾經百煉見真金

本覺一

裂破古今只一已五湖四海皇化裏森羅萬象屈不伸此事何人共生死

雲林輅

瀉山坐次仰山香巖侍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巖從東過西仰從西過東師曰者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巖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象王嘖呻獅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南堂靜

一隊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

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本覺一

待得郎來月已西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寂窗照

瀉山一日指田謂仰山曰那頭得恁麼高者頭得恁麼低仰曰卻是者頭高那頭低師曰汝不信但向中間立看兩頭仰曰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師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曰水亦無定但向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師乃休去

龍池微云瀉仰父子議論者片田地最初到有些分曉及乎拶到臨末梢頭未免懨懨而休且道瀉山懨

懽仰山懽懽若人定當得出要見者片田地高低也
不難 二行滿云瀉山父子見處偏枯鏡清當時聞

他恁麼抵向道自來手不沾泥水坐看禾豐勝去年
瀉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乃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

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眷 慈受淡

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

舞天明羅袖溼臙脂 心聞貫

瀉山方丈內坐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

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

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

在師曰到者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

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聖

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抵對曰解笑

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

巾師曰裂破古今

蔣山勤云動絃別曲落葉知秋自古至今築著磕著

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是荆棘林中猶欠悟在

以何為驗祇如仰山遶禪床一巾瀉山云裂破古今

撰述
宗鑑法苑卷三十一
若

若是明眼衲僧瞞他一點不得
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鞦向毬門去

石溪月

滄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
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青龍斯云絃歌相和節拍相隨須讓他滄仰父子若
是妙淨明心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妙淨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

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雪竇宗

滄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
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
量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者箇道理上
座快歸滄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尚僧得書馳
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
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
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
以腳抹卻師乃大笑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柱

天樓至如來腳蹋地

保寧勇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己行人莫與路爲
讎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峰印

滹山因僧問從上諸聖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何
師曰目前是什麼物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阿那
箇曰適來抵對底師曰你擬那箇去莫生事

蔣山勤云問頭太險答處太賒二俱不了

滹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
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
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

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
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污汝心田所
以道不是道

月菴潛云若總是滹山者箇一生也無用處聽者僧
無禮卓拄杖一下云放過則不可

雪中送炭堪爲喜醬裏添鹽更是佳往往盡隨言語
轉卻同蛙步輾泥沙

東叟穎

滹山示衆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時有志和上座
出作禮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志和
上座本來面日志曰正與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

師曰子莫落空否曰某甲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
放身命處師曰到者裏何不問去曰某甲到者裏
亦不見有和尚可問師曰汝福薄扶吾宗不起
慙休乾云不啟龍門焉知三汲之化不迷魚腹安伏
八陣之神瀉山與者僧驀路相逢未免七花八裂了
也何故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復頌
等閒垂釣向官津柳外從來覓故人話盡收綸天欲
暮君之東魯我西秦

瀉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
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師曰馬祖出八
十四員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曰百丈
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師曰如
是如是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
龍門遠

瀉山問仰山甚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多少
人仰插鋤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
鋤子便行

玄沙備云我若見卽踢倒鋤子 鏡清怱因僧問仰
山插鋤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玄沙踢

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屏斗南山刈茅意
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翠峰顯云諸方
咸謂插鋤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山僧見處仰山
被瀉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翠巖芝云
仰山祇得一橛諸人別有會麼 徑山杲云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 天寧琦云幸是無事奈妙喜老漢念
一道真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 天童悟云仰山當
時待問田中多少人便出去不惟截斷瀉山葛藤且
教伊討鼻頭不著 愚菴孟云雪竇道仰山被瀉山

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還知仰山麼偶行花
下路驚起樹頭鶯 資福廣云枳枸來巢空穴來風
皆有託而然也若是義海無際暗機無形縱臨濟德
山有棒有喝亦用不得且道利害在甚處不見道南
山大有入刈茅

盡道瀉山父子和插鋤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
鏡時有無風市市波 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
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雲出海門溟渤吸乾天上

去空餘雷電滿山川

佛心才

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

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虛堂愚

半坡風雨半坡晴漁曲飄秋野調清多少游船泛溪

裏幾人識得曲中情

海舟慈

瀉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鐙籠曰

莫祇者箇便是麼師曰祇者箇是什麼曰大好鐙

籠師曰果然不識

覲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

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欽

瀉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

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是者

箇道理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搜出初生

月便効張公畫翠睂

佛心才

春至百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瀉山因遊山到一磐石上坐仰山侍立忽鴉銜一

紅柿落在面前仰取以呈師師曰子甚處得來曰
此是和尚道德所感師分半與仰曰子也不得無
分

玄沙備云瀉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天童悟
云玄沙祇知瀉山被坐不知仰山被瀉山半箇柿子
塞卻咽喉至今轉氣不來

鴉銜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
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汾陽昭

瀉仰分明互古今父子相見意最深果熟馨香鴉銜
至捏來擘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

潭心

洞山聰

瀉山問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某甲信
亦不立師曰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仰曰祇是某
甲更信阿誰師曰若與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佛
亦不見

一聲寒雁南歸去菊綻東籬帶曉霜客在他鄉思故
里西風颯颯甚淒涼

鐵機信

瀉山因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曰青
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
作禮

月心寶別云和尚善說青黃長短

瀉山坐次乃指足謂仰山曰十二時中承它負載不可孤負它仰曰昔日給孤園中祇說者箇師曰未

在更道仰曰寒時與它鞮著也不爲分外魯菴遠云仰山雖則不孤負也爭奈未會瀉山意若在今日三十棒趁出也

瀉山示衆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橫行聲色裏坐臥始得時疎山仁新到出問曰如何是不落聲色句師豎起拂子疎曰此是落聲色句師放下拂子歸方丈疎不契遂辭香巖巖曰何不且住疎曰

某甲與和尚無緣巖曰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舉前話巖曰我有箇語疎曰請道看巖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疎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巖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卻來相見乃去至晚師問巖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巖曰已去也師曰曾向子道甚麼巖曰某甲曾對它來師曰試舉看巖曰某甲向它道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它道什麼巖曰它淡冑某甲師失笑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者裏此子向後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
正如掘地討天何況更要會他瀉山說話雖然切忌
鑽龜打瓦 龍翔訖云衆中商量盡道瀉山用向上
牙爪惜乎疎山失卻一隻眼殊不知正是瀉山失卻
一隻眼卻被疎山看破中峰恁麼道諸人還甘麼
保寧茂云宗師爲人言不虛發然疎山旣不能坐斷
舌頭應菴又豈免隨邪逐惡諸上座山僧者裏放一
線道隨在聲色堆中把斷要津一任諸方揀責
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
如何抵對師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肖又

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
錯舉

慧海儀云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
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如何知得他父
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乃頌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逡巡不進
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瀉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邊事仰
於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語浪謂云盡謂瀉仰父慈子孝仔細看來終是骨肉

操戈祇如瀉山云若不是吾終被子惑是何意旨扁舟江上風波險潦倒漁翁是慣家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卻成冤至今尚有瀉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印元

父子雖親共較量胸中爭信有刀槍當時一畫畫得斷遍界葛藤無復生

簡翁敬

瀉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卻行住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汲水僧歸林下

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焰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溪月

瀉山因資國來叅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曰不道汝不見只是見處太麤

憇休乾云瀉山寒光萬里資國皓魄一輪既然見處同明因甚又道太麤璞逢敏手方增價詩到重吟始見工復頌

孤光迴迴映長空一道清輝萬古同自是姮娥情未瞥猶憐身在廣寒宮

馮山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
師子須喫痛棒始得曰今日事作麼生師曰合取
兩片皮有分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老僧年
邁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師曰子向甚句中見先
師曰不道見只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林臯豫云啐啄同時箭鋒相拄馮仰父子可謂知音
雖然若是明眼衲僧未舉先知落處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啖餒
何物師曰喫喫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地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艸恣情甘美
足醍醐純出潤良田

汾陽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
吼肯若馮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徧經塵國任
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童覺

宗鑑法林卷三十九 終

宗鑑法林卷四十

集雲堂編

大鑒下五世

袁州仰山慧寂智通禪師

馮山祐嗣

有梵僧從空而至

師問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

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

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卻

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

自此號小釋迦

東林總云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
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且道作麼生是
正令咄 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者僧熱瞞更出貝
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更有異僧從空而至雲巖門
下喚來洗腳 泐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者漢當時
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
狀趕出况佛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
已立爲什麼不歸家穩坐祇管遊山翫水 昭覺勤
云驅畊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是從上爪牙者僧具許
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呆何故鶴有

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 大瀉泰云仰山祇
知進前趁鹿不知身隨網羅者僧偶爾成文頗有衲
僧氣息若人會得許你倒捋虎鬚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闔
外拽來更與四藤條 南華昂

瞬目西天此土揚着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帀入息
一念萬年禪禪閣浮樹在海南邊 南堂靜

仰山住東平瀉山送書并鏡至師上堂提起曰且
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瀉山送
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畱取道

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啓唇牙譬如賣物無人

買最後須歸本主家

洞山聰

馮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艸萋萋

保寧勇

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

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衆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

碎定作人間醜婦冤

西禪淨

仰山嘗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

曰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

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馮馮

日子已登聖位師便禮拜

馮山秀云依文解義卽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

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聲未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

惟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瑯琊覺

云且道聖衆肯仰山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

不肯仰山平地喫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

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恁

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舉公案畢云玉女依
倚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臍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
寒清一色逃諸禪德全功負隋一色猶逃作麼生體
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卻披珍御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椎聖衆便散不妨使人疑著卻待
第二杓惡水潑了方始惺惺遲也且如摩訶衍法離
四句絕百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報恩秀
云大瀉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容身莫有夢中
了了醉裏惺惺者麼 天童悟云大小仰山刺腦入
膠盆被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

也當時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衆疑著猶更白椎逐
塊不少

夢中擁衲叅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捷椎
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
蚌腸珠剖謔語誰知泄我機龐着應笑揚家醜離四
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覺

夢裏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爲離當時能舉摩竭
令何必堂中下一椎 本覺一

仰山因龐公問久響仰山到來爲什麼卻覆師豎
起拂子公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公乃打露柱曰

撰述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四
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隱靜岑云：大小仰山被龐公一拶，直得手忙腳亂，祇如居士打露柱，一下作麼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

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夥伴知。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保寧勇

不畏傾湫倒嶽來，軒轅寶鏡有高臺。得牛還馬兩無

負，一任時流胡亂猜。

磬山修

仰山因歸滬山，省覲滬山。問子：旣稱善知識，怎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曰：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滬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紫雲端云：滬山無事生事，爲憐三歲子。仰山承虛接響，弄醜出乖，俱未免遭人怪笑。當時衆中若有箇漢見伊舉拂，便好近前奪卻大聲一喝而去。滬山父子

雖有通身牙爪亦當倒退三千里

仰山到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擲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

一豎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不是隨風回棹幾乎翻卻釣魚舟

斲橋倫

仰山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布曰是什麼字師於地上書箇十字僧又左旋一布曰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拓如修羅擎日月勢曰是什麼字師乃

畫圓相圍卻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報恩秀云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當時待問師識字否何不道自來文寡看他又且如何 笑巖寶云大小仰山泥水不分待者僧作樓至勢劈脊便打云者野狐精何故如此不見道是真難掩是偽不昌

道環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立樞兮青天激

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覺

坐斲乾坤正眼明傾湫倒嶽不曾驚從來浩蕩康衢

路那怕行人夜扣門

理安問

仰山一日坐次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而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雙足收坐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空而去法林音云好一棒可惜太遲生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遠訪意慙寒暄禮節皆通

罷難免杯茶且奉君

南叟茂

子晉吹笙和鳳鳴萼花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諸方

曲玉樹流光滿紫青

覺海清

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覲面看來較不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三峰藏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拈拄杖曰彼中還說者箇麼曰不說師曰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曰不說師曰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名大德僧應諾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偃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仰山因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

作一圓相以腳抹卻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似伊家僧添半月翻然
去卻道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仰山問僧汝是甚處人曰幽州師曰汝還思彼處
否曰常思師曰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林
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
到者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
位未在曰除卻者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
無即不堪也曰到者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
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

臥客飯雖飽而頽農突出虛空今風搏妙翅蹋翻滄

海兮雷送游龍

天童覺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

洞葉落花開自有時

慈受淡

五月大雨建方丈六月大熱請和尚行也坐也汗通

身恨殺當年學模樣

覺浪盛

眼裏山河不見有翻著甃甃露雙肘春日尋芳泗水

濱放歌花下顛村酒

樵之玉

仰山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

幽州米作麼價曰某甲無端從它市橋上過蹋折
它橋梁

保寧勇云放你三十棒 寶掌白云大小仰山龍頭
蛇尾者僧便是崩倒了幽州城八十里寶掌拄杖也
未肯放伊過在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麼
曰不會到師曰闍黎不會遊山

雲門偃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滌山秀
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祇知捉月不知
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爲話會

黃龍新云雲門仰山祇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
意殊不知被者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
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龍便打 滌山喆云仰山
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挈要鉗錘天下衲僧
怎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者僧麼他親從廬山來
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卻鼻孔雲門更下註腳有什
麼救處我卽不然近離甚處廬山曾到五老峰麼不
曾到祇向道別甌炊香飯供養此人 天童覺云雲
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爭奈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且
道仰山意作麼生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

君

出艸入艸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
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
來時道

翠峰顯

出艸何如入艸時全身入艸爲慈悲仰山垂手隨他
去直至如今在路岐

本覺一

欲識廬山五老峰箇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
轉熨斗煎茶銚不同

慈受淡

仰山因有官人來師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師豎起
拂子曰還推得者箇麼

理安問云險資福玉云盡謂官人只解推官忘卻

自己殊不知仰山被者俗漢驗徹骨髓三昧真云
官人何不云有勞和尚動用看仰山又作何伎倆

仰山夏末問訊瀉山瀉曰子在下面作何所務師
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粟瀉曰子
今夏不虛過師卻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
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瀉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卻向淨地
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挂後人脣齒東林

顏云今時師僧千百成羣經冬過夏虛消歲月淡屈
古人東林不是檢點先聖仰山逞俊太過吐舌祇得
一半 天童覺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者一夏總不
虛過爲什麼仰山道了吐舌若檢點得出禍不入慎
家之門 天寶樞云瀉山施鳩毒於樽俎之間仰山
揮戈矛於笑談之頃還會麼兩箇駝子相逢著如今
世上無直人 徑山琇云鋤一片畝種一籬粟款出
囚人口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兔子不離窠瀉仰父子
纔相見便要打口鼓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
怎如一默好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富可倫飽食憨眠無箇
事卻來敲盃弄兒孫

別山智

開得一片畝種得一籬粟回頭閒一望山青水又綠
終日祇一餐夜後祇一宿困來伸腳眠千足與萬足
相將八月九月來籬邊爛熳鋪黃菊

西禪需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籬粟卞和三獻楚王玉設若不
遇別寶人至今猶在荆門哭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
絃須是鸞膠續陽春白雪有知音山自青兮水自綠

辛菴儔

酒闌人欲罷休更弄筇篻公子揮鞭去徒舍此夜愁

很亭挺

仰山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什麼師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語

天童悟代僧撫掌云今日識得和尚

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為復是喫粥飯僧為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曰在此作什麼師曰侍御自問取它

法林音代云勘破了也

來問威風頗不減幾多龍象在雲堂稱檀林裏曾無

襍造次凡流豈易量

本覺一

仰山指雪獅子謂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雲門偃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翠峰顯云雲門祇解

推倒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

起相去多少乃拈拄杖云撥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

遂擲下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 南堂欲云雲門推倒翠峰扶起直饒過

得此色也未是金毛獅子 報恩秀云一則推倒一

則扶起在他宗異派不道不得若洞上宗風須知有

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

倒不立更買艸鞋行腳三十年 古南門云三箇老
漢雖則因事長智總未踢著向上關楨子如何是向
上關楨子日出後一場懨懨 雪竇正云者一隊漢
總被雪獅子轉法林音云卽今也不少

一倒一起雪庭獅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爲而見義
清光照眼似逃家明白轉身還隋位衲僧家了無寄
同死同生何彼何此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
葉兮秋激潦水 天童覺

去歲嶺南梅似雪今年冀北雪如梅紛紛暖閣人爭
賞誰惜天香點綠苔 益然濟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
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處師乃推出枕
子馮山聞乃曰寂子用劍刃上事

徑山杲云馮山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
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劍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
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
無曲斷卽今莫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
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華云若是劍刃上
事寂子何曾會用或有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亦向
道我說不得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但云三生六十劫

靈隱岳云瀉山一期逞俊不知失卻一隻眼有問
冶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攔胸一踢踢倒教伊起
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 天寧琦云者僧問法身說
法蹉過也不知仰山推出枕子又何曾見慣大小瀉
山將錯就錯配作劍刃上事縛作一束秤上稱來八
兩半斤殊無輕重若也當時纔問法身還解說法也
無便驟步歸方丈豈不是出格宗師免致天下衲僧
貶剥 仰山欽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
子也祇箇信受奉行瀉山老漢雖曰列段分科若是
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簸箕
別處春推出枕子露眠牀劍刃上事放毫光 月堂昌
眼底藏身人不見瞋睡漢來發一箭從茲徧地是吹
毛不觸不犯分半院 雲林輅

仰山問陸郎中承聞郎中看經得悟是否曰是弟
子因看涅槃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入處師
豎拂子曰祇如者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郎中陸便起去

清涼欽云且道入之一字爲什麼人又云郎中且莫
煩惱 翠峰顯於舉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

又別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

石門聰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

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口朝鼻孔無空過眼蓋胡鬚有古風信彩骨頭花十

八等閒擲出滿盆紅

或菴體

仰山因瀉山問涅槃經四十卷幾卷是佛說幾卷

是魔說師曰總是魔說瀉休去師隨後曰某甲適

來拙抵對和尚猶疊石峰頭艸瀉曰許汝眼正

江天銓云瀉山休去是冑伊不冑伊許汝眼正是冑

伊不冑伊明眼衲子切莫囫圇吞棗

仰山埽地次瀉山問塵非埽得空不自生如何是

塵非埽得師以埽帚埽地一下瀉曰作麼生是空

不自生師以手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埽得空

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將埽帚埽地一

下又指自身卻指瀉山

全提妙用體元彰父子家聲滿大唐空手一雙拈禿

帚卻從夜半放毫光

弘鼎教

仰山因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瀉曰覲面相呈猶

是鈍漢豈况形於紙墨韋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
一圓相注曰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

三首

威音消息本無踪寂寂寥寥煙雨中幾度看來山色
裏半沉滄海半懸空

弘鼎教

仰山因瀉山問忽有人問你你作麼生抵對師曰
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瀉曰放你一箇不
抵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
別有人不肖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是者箇師曰
道什麼瀉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天童傑云仰山好語只是語上偏枯靈隱卽不然徑
山師叔若在靈隱不致寂寥何故閩蜀同風

仰山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寺曰大凡沙門
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卻問借一路
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
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法林音云你看者兩箇艸裏漢放著官路不肖走一
人開口了合不得一人合口了開不得今日若總放
過難瞞識者料簡若不放過又道棒頭無眼雖然就
中一人較些子若簡得出許伊具叅方眼

良久分明陷虎機更騎賊馬抽金箭長安大道八荒
通至尊豈定舍元殿聞風咸謂小釋迦翻轉由來夜

义面

遠菴體

仰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於空畫^佛相示之
秋月團團珠玉珊珊當面拋擲初未嘗慳可憐醉夢
不能醒一顆圓明空自寒 二隱謚

仰山問馮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馮下座歸方丈
師隨入馮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馮曰還記
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馮曰你試舉看師珍重出
去馮曰錯師曰閒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

是卽全是非卽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

涉離微

松源岳

問處分明答處親縱橫有路慣翻身相如奪得連城
壁秦主安然致太平 本菴永

仰山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次師示以偈曰
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
旨

一二二三子^牛字清風起^仏來勘不破^人乃爭綱紀

龍潭演四

平日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

兩口無一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鼈
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一對黃鸝上下飛相呼相喚日斜暉可憐巧語爲誰
訴贏得春工展化機

法林音

鄧州香巖智閒禪師

馮山祐嗣

一日芟除艸木偶拋瓦

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
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隋悄然機處處無踪迹聲
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逃悟可關渠無端擊著菴前
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承天宗

放下身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

九峰昇

香巖頌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
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寶峰文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
有一領黑黪布衫今年添得一領百衲袈裟歲朝抖
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 天寧琦云香巖貧未
是貧奈何猶有箇渾身真淨富不是富家私未免俱
呈露鳳山者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疎親豎
拂子云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
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鴈山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腳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松源岳

香巖因仰山見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試說
看師舉擊竹頌仰曰此是夙昔記持有正悟別說
看師舉去年貧頌仰曰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
夢見在師曰我有一機瞋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
沙彌仰乃對瀉山曰閒師弟會得祖師禪也

報慈遂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不分

長慶

稜云一時坐卻 瑯琊覺云武帝求僊不得僊王喬

端坐卻昇天 瀉山喆云香巖可謂上無片瓦下無

卓錫淨髣髴赤灑灑莫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

何故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徑山杲云瀉山晚

年好則劇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那裏是可愛

處面面相看手脚動怎知語話是他人 天寧琦云

師兄師弟去年今年論甚道說甚禪總是掉棒打月

掘地討天禪禪也無妙也無玄莫把封皮當信傳

焚卻詩書搥碎琴雲岑拌老髮霜侵無端舊友重相

識脫賺山前人異心

雪奇靜

撰述
香巖初開堂瀉山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
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
令

天井新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檢點將來也是死而
不弔 法忍謚云瀉山杖子千里同風者僧送到對
面千里且道諍譌在甚麼處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
苦 天目律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風穴喜云者僧爲瀉山送拄杖兵隨印轉香巖接
得便哭將逐符行且道春行秋令意旨如何咄
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

蹋破艸鞋腳底穿

正覺逸

曾作錢塘弄潮手入流全不用浮囊壯年忘卻見時
戲慈母倚門空斷腸

幻寄庭

香巖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蹋
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不對宅又違它所問若對宅又喪身失命當恁麼
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卽
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翠峰顯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卻難老僧上樹去也
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俱不免喪身失

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過
金剛圈看者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大瀉果
云香巖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雖然未免弄巧成拙
鼓山珪云香巖大似蕭何制律 天童覺云虎頭
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
往往做手脚不辨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漢到者裏
也祇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巖做處麼三千劍客今何
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天寧琦云大小香巖曲設方
便虎頭上座未辨端倪若論激揚此事三生六十劫
天寶樞云上樹未上樹鐵蛇橫古路覲面笑呵呵

苦瓜連根苦 南堂欲云香巖用盡神通不消虎頭
一撥便乃四棱蹋地翠峰縱有生機也扶他不起
理安問云香巖前不構邨後不迭店不得虎頭上座
幾乎無出身路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
影逐塊且非獅子兒 保寧勇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天童華

一回拈起一攢看上樹何如未上時誰在畫樓明月
夜倒拈玉管向風吹

笑隱詩

全提三尺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興有人輕犯
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中峰本

好倚青松看碧溪刺桐毛竹望凰棲花時知已傷離
別莫把相思樹下啼

海舟慈

上樹何如未上樹平如鏡面利如鋒由基剛齧機前
鏃肝膽高懸奪日紅

龍池珍

一聲簫管玉珊珊透體風流不等閒僊子引來庭下
步十分清韻逼人寒

雪奇齋

樹頭昨夜雨滂沛眼裏耳裏渾溼透忙忙手腳費拍
牽柳絲零亂還依舊燕剪鶯梭織不成青山一幅羣
鷄鬪唳挂向虛空直是難構

靈巖儲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峰萬峰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
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平陽晝

譌言寐語好支離惑亂人來知幾時當日苟無青白
眼崑崙也要失雙睂

鐵舟海

驪龍奮迅海門時徑寸反成按劍疑南海崑崙相奪
去依然烟艸自離離

法林音二

笑日含春舞絳裙愁腸片片共誰論五陵惹得王孫

醉白日一天星斗分

香巖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問曹山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問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

玄沙備別初語云龍吟枯木 神鼎諷云石霜一向打撲向真界裏作活計又舉曹山語畢云恁麼會取

好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艸青坐斲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巖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天寧琦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卻不被三種滲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

吟無事教壞人家男女 天童覺云王居門裏臣不
出門 報恩秀云天童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
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
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枯木龍吟真見道 髑髏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息
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寂

香巖獨腳頌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敲子母俱亡應
緣不錯 同道唱和妙曰獨腳

雲門信云子啐母啄卽且從子覺母敲向那裏討子
母俱亡應緣不錯子母旣亡阿那箇應緣不錯且道
憑箇甚麼道理

獨腳香巖鎖萬重重錦繡白雲封箇中子母元無
命碎啄之機也太聾 雲門信

以一重兮破一重 平田淺艸易相逢 忽然突出千峰
頂土曠人稀絕所逢 惟有玄沙知此意 患盲患瘧又
兼聾 朝宗忍

七竅鑿開混沌死 九鳥射盡乾坤黑 藕絲牽倒五須
彌鉞眼放出搏空翮 啐啄機誰委悉 獨腳香巖解雙
趂趂破萬重金鎖關 依舊穿靴水上立 天竺珍
三更三點夜方淡 形影相忘在枕衾 賸得趙州牀一

脚鍾期何處覓知音
豁堂崑

宗鑑法林卷四十 終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徑山謹 定山英 延慶端 京兆米

九峰慧 元康 三角遇 雙峰

王敬初 西塔穆 霍山通 南塔涌

無著喜 洪州嶺 雙峰古 資福寶

芭蕉清 資福邃 芭蕉徹 芭蕉圓

卷四十二

荊州悟 龍潭信 德山鑒

卷四十三

巖頭燄 雪峰存

卷四十四

雪峰存

卷四十五

雪峰存

香溪範

高亭簡

聖壽巖

瑞巖彥

長慶稜

羅山閒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大鑒下五世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馮山祐嗣

僧問奄息如灰時如何

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畊人田不

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登場

天童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窗明月和氣靄然

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

不見且置祇如者僧與麼問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

集雲堂編

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
保寧茂

靈苗不是興家物瑞艸翻爲喪國徵何似老農忘帝
力閒行鼓腹樂餘生
頻吉祥

洪誣因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十聖不能量曰如何
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甯便去舉似
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曰不
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

撥艸瞻風問客程徒勞跋涉聽虛聲兩途看取盤中

彩百尺竿頭縱步行

弘鼎教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馮山祐嗣因裊樹省問不落數量

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曰圓珠三竅時
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
十年後搥笏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
年前被定山熱瞞一上不同小小

翠峰顯云定山用卽用怎奈險裊樹知卽知要且未
具擇法眼 古南門云盡道裊樹被定山瞞殊不知
定山被裊樹引得牽筋動骨諸人還辨得麼如辨不
得莫待三十年祇今也須搥胸大哭一上且道古南

又具什麼眼

神英一日見首座洗衣遂問作什麼座提起衣師
曰洗底是甚衣座曰福州使鐵錢師乃令維那移
下座元挂搭

千年古柏插青天一度春歸翠欲妍不礙行人來往
道翻雲覆雨綠庭煙

栗菴鼎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為山祐嗣僧問蚯蚓斬為兩斷兩
頭俱動佛性在那一頭師展兩手

洞山价別云卽今問底在阿那一頭 笑巖寶別云
但呼闍黎僧若應諾却云端的在阿那一頭 慧雲

盛別和聲便打

京兆米和尚為山祐嗣問僧近離甚處曰藥山師曰藥

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恁麼

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和亦恁
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

翠峰顯云米和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昭覺

勤云翠峰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似冰霜要且祇見
錐頭利若據蔣山見處祇者米和趁得老鼠打破油

甕 天童華云者僧豈不是具眼底耐藥山一片
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和淡辨端倪幾遭惑亂

米和好塊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
將南作北馮山語

米和因還鄉老宿問月落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
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
宿曰千年桃核

法眼於若有佛見處別云此是甚麼時節 問法燈
別云喚底不是 節巖琇云多時不見果然年老成
精米和出門去學得一巴掌禪此時爲什麼不展開
來用

米和令僧去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卽
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淡冑之

投子青云仰山與麼道還免得自己不落麼若免得
更有一人大不冑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和雖
然冑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若檢點得出二人
瓦解冰消不然且莫造次 泐潭清云門庭施設米
和淡冑仰山入理淡談第一頭猶未悟在 天童華
云米和提本分鉗錘仰山展劍刃上事二老於唱教
門中足可稱尊若是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碧岫峰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
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投子青

第二頭邊悟破迷快須撒手捨筌筥功兮未盡成駢
拇智者難知覺噬臍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
風淒持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白圭天童覺

悟人千個道無憂有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
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遠

常恨家山不得歸歸來猶與故人違翻思四海優游
日何處封疆非帝畿果如真

米和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師曰達曰
祇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
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

師曰平地教人作保

昭覺勤云米和是大善知識 徑山杲舉至契書是
什麼人做處云徑山當時若作者僧下一轉語塞卻
者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
等閒看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月坡明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馮山祐嗣因馮山上堂汝等諸人

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馮名師師更
不回顧馮曰此子堪爲法器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後忘前 嵩山季云九峰抽
身出去是大用不是大用滹山道此子堪爲法器是
賞伊是罰伊

元康禪師

滹山
祐嗣

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

得與麼威儀周足樓曰你適來見箇什麼師曰無
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真見師曰苦哉
賺卻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
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撫掌三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斲者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斲得與
他同參

與奪縱橫氣象全就中同路不同麝獅兒不食鷓殘
物冑爲區區戀吐涎

主峰法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

滹山
祐嗣

因荒亂魁帥入山執

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
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龍唐柱云渠魁大似瞎眼波斯焉能辨得真寶三角
不善深藏未逢別者輒爾開拳二俱有咎當時待道
是何寶好與云折腳鐺品字竈無底鉢盂斲鼻艸鞵
若用得著一任將去使渠知我衲僧風味放下夜叉
心突起菩薩面也未可知

菴僧真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珍莫道賊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目禮

福州雙峰禪師

馮山祐嗣

因仰山問近日見處如何師

曰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師曰某甲祇如此師兄又作麼生仰曰你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馮山聞曰寂子已後疑殺天下人去在

馮山喆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東禪嶽云解弄不須霜刃劒能彈何必玉絃絲寂子雙峰論見處直教聞者轉疑深相逢未甯三分

語那得全拋一片心

本覺一

襄州常侍王敬初

見馮山祐

視事次米和尚至公舉筆

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主就席乃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齧人韓獪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乃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箸米曰者野狐精公曰者漢徹也

馮山喆云米和尚雖然如是且祇得一椀常侍云者

漢徹也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則不然常侍雖是個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和尚是一方知識且出他圈圍不得當肯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者漢瀛山闇云常侍可謂鐵眼銅睛不但令米和尚致疑亦可疑殺天下人雖然當時也艸艸放過待道者野狐精復抽身便行何故要教伊疑個徹底

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癡絕沖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盧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偃溪聞

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者一堂師僧還看經也無濟曰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曰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曰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曰將謂你是箇俗漢

投子同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怱代云比來拋甄引玉 瀉山喆云王常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智鑑精明爭得是非穎脫 白雲端云臨濟端的祇具一隻眼圓通卽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大衆試斷看 徑山杲云

臨濟氣宇如王握金剛王寶劍橫行海內等閒過著者官人瓦解冰消天寧琦云臨濟吹毛劍甚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常侍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理安問云二老相見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一挨一拶全彰本地風光若不是恁麼人怎說得恁麼話者裏還有識得者一堂師僧者麼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橫身當宇宙誰是個般人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祇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棲

不在梧桐樹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

老爭敢逢人泄漏機虛堂愚

常侍叅睦州一日州問來何遲公曰看馬打球所以來遲州曰人打球馬打球公曰人打球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歸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冑之

看人騎馬打球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意要題詩懶菴樞

大鑑下六世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仰山寂嗣因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官馬從來無所禁南陌溪西任所馳沿山百里皆傳

驛處處輕花襯馬蹄頌吉祥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仰山寂嗣初叅仰山山閉目坐師

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

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

打四藤條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

翠峰顯云仰山藤條未到折因甚祇與四下須是個

斬釘截鐵漢始得翠巖芝云此四藤條亦不得作

賞會亦不得作罰會如今作麼生會昭覺勤云師

資會合鞞芥投鍼一期借路經過不免遞相鈍置翠

峰道藤條未到折因甚祇打四下胡餅裏討甚麼汁

又云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似隨邪逐惡平陽

恣云你要知者四藤條落處麼一藤條打他西天二

十八祖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東土六祖亦如是一藤

條打他和尚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某甲亦如是諸仁

者還甯山僧恁麼判斷也無若甯不惟埋沒仰山何

處有他大禪佛若不肖怎奈囫圇吞棗者裏也須是
截鐵斬釘漢始得

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

將祇知空說霍嫫姚

楚軒遵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誼天
下一頓殘羹末不饑

保寧勇

集雲峰下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

外如龍如鳳在烟霄

圓通仙

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纔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令甘

伏翻與渠儂貼面花

或菴體

景通到霍山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叅霍山喚維那打鐘著師驟步而去

翠峰顯云者漢雖見機而變怎奈有頭無尾 昭覺

勤云者漢擔卻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
霍山幾被塗污雖然如是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

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證果與云者兩個漢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躄又向霍山門下

去見機雖足未風流

地藏恩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

撰述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令知機識變有誰儔 圓通仙

子陵灘下急如弦摸得黃魚縮項編提向市中頻索
價他家不值半文錢 佛心才

景通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
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黃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黍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慈受淡

芳艸落花前自倒還自起一等太無端賺殺王大姐
雲濤政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 仰山寂嗣因僧問曹溪意旨

如何師曰一鎖入寒空

重峰層仞插寒空塔鎖淡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
韻萬年溪水去無踪 投子青

南塔因歸省仰山山問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
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
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箇什麼師
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
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

白巖符云盡謂他父子如空合空似水投水祇是仰
山末上欠驅耕奪食辭手若以山僧看來卻是仰山

惡毒何故當途錦穿雖智者難忘 口日云仰山

不合大驚小怪與伊驀頭印定當時待伊道若有所
似與驢何別便好震威喝出瀉仰法道不致今日

南塔向火次有僧叅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僧
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箸插向爐邊卻收舊處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
眼插箸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

南塔因僧問文殊七佛之師未審文殊還有師否
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僧
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

寶壽方云文殊固有師也祇是無人敢道直饒南塔
與麼提持在他七佛之師則得若論文殊之師就是
老僧也祇好口挂壁上

南塔嘗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寶師曰百舌未休枝
上語鳳凰那冑共同棲

松生巖畔鶴停穩鳳出丹山鸞并羣面壁尚虧菴外
事淨名何苦太言論 投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 仰山寂嗣 因叅仰山頓了心契令

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筯便打曰
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

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

爍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

偈修行須信禍爲胎

象田卿

等閒坐斲萬山巔明月清風歲任眠屋角年來溪水

斲漁郎安許到門前

子成遂

洪州米嶺和尚

徑山
諲嗣

垂語曰莫過於此時有僧問

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什麼

底事何須論此時從前活計頓拋離超然不戀舊窠

窟千古仁風立帝基

培風澤

福州雙峰古禪師

先雙
峰嗣

到石霜一日辭去霜將拂

門送臨別復召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卽前邁住後有僧問當時石霜恁麼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它祇是教我不得是非著

玄覺云且道它會石霜意不會

法林音云何曾夢

見石霜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祇看花松寺若能畱得住老僧那肯惜杯茶

紫柏可

大鑒下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西塔穆嗣

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

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何用如此師

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

閉卻門

翠峰顯云陳操祇具一隻眼 馮山喆云資福雖是

本分爐鞴怎奈陳操是煅了精金要識資福麼等閒

拋一釣驚動碧潭龍 靈巖儲云翠峰恁麼批判肘

臂終不外曲殊不知尚書撥盡白雲為尋知己資福

打開青嶂善應來機二俱好手未免起模畫樣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

客釣鰲時下一圈孿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翠峰顯

鏡照鏡賊識賊那堪眼裏重添屑君不見仲尼曾參

溫伯雪

思嬾融

資福因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僧

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

靈谿昱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一塵入正受舉拳云

者個是拳頭如何是諸塵三昧起便與驀口築 龍

唐古別前語云汝問阿誰又別後語卻作入定勢

資福因僧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古人

與麼那日拈椎豎拂又作麼生師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麼眼目有僧云和尚與麼驢年
會麼門乃名僧云來來僧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髻珠是云者裏則不然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向
道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者僧若是個
見角知牛底必能別露一斑

資福因鵠湖初開堂乃寄襪樣與湖湖遂書火字
封回師見皺眉久不語鹿苑和尚畫一圓相湖曰
拘尸羅國親行此令

於菟大蟲驚鼻蛇從來相聚總冤家一山猶自分疆

界吐毒奮牙尾髭鬚

淵菴怡

和雲和雨占洞庭七十二峰激灑生款乃月明漁火
發風微浴浪小舟橫

栗菴鼎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

南塔
涌嗣

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

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
子靠拄杖下座

瀉山詰云大瀉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
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瀉卽如是諸人還
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
得且還本主 投子青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

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自是當人與奪干芭蕉什麼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寶峰文云大眾現錢買賣莫受人瞞知麼有利無利

不離行市 天童傑云芭蕉老漢將常住物私置艸

簿花破過頭致令後代兒孫向拄杖子節日上更生

節目凌辱宗風徑山乾索索地有也不與無也不奪

爲甚如此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

時 烏石道云有處與固爲錦上添花無處奪畢竟

作麼生話會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 愚菴孟云者老漢寬處有餘狹處不足者裏

則不然你有拄杖子雙手提不起你無拄杖子和身

放不下 神鼎澤云一分銀子買一雙艸鞵了無奇

特祇是不許人穿何故法如是故喝一喝 聖可玉

云諸人還知芭蕉用處麼保得他人腴田萬頃難免

自己窮無一錢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

白雲雲云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

仙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爲本萬錢爲

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漢道多處添些子

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漢算法極省工夫你

諸人要會麼乃頌

多添少減休那兌支移折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
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
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投子青

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頭
神號鬼哭知何極

承天宗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後奪將來驀然夜半化龍
去黑雨烏雲裂地雷

虛堂愚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畱取倚欄看

山曉哲

十八佳人點翠睂雙雙畫就衣斜披丰姿自是人難
見張敞徒勞望紫幃

法林音二

有無與奪建宗風凜凜寒光誰與同三級浪高何處
去謾將雙劍定雌雄

芭蕉示衆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溪坑背後野
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
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
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
免不得則墮身死漢

廣胤標云芭蕉老漢爲你和賊捉敗了也是你諸人

皮下還有血麼良久云若是凌行婆定合哭蒼天

芭蕉因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輛破艸鞵曰祇如破艸鞵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資福廣云雙關把住一劒通開若是短販之徒便見冰消瓦解

芭蕉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休問維摩臥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鉤頭再三回首來相

見急水波心輓繡毬

懶菴需

芭蕉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曰汝諸人若是箇漢從阿孃肚裏出便作獅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承天怡云芭蕉祇知教人作獅子吼殊不知自己吐出許多野狐涎沫至今令人掩鼻永寧鼎云當時會下若有人聞恁麼舉遂出衆云和尚者般行脚喫水也須防噎

大鑒下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資福寶嗣僧問如何是古佛歌師作此○相示之

一曲兩曲深夜談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卻取還投子青

資福上堂隔江見資福利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

雲中走馬花千樹水底魚行路一旬貶上睂毛飛過了且看百丈玉光騰龍華祥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芭蕉清嗣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為甚

麼不提攜師曰老僧麤知好惡

天童覺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驅畊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如今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為甚如此從來不識好惡 洞山瑩云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杯要活者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畊奪食雖活者僧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斬死漢他若是個衲僧管取別有生涯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間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臺投子青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芭蕉清嗣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

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輓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
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
不識痛癢好珍重

秋淡處處醉芙蓉幾處西垂幾處東不必更教風雨
妬高原滿徑落花紅

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終

宗鑑法林卷四十二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荊州天口道悟禪師

嗣法存疑

叅石頭問離卻定慧以

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師曰如
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虛空麼師曰恁麼則不從今
日去也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道悟不是
那邊人曰我早知汝來處也師曰師何以賊誣於
人曰汝身現在師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

人曰汝道誰是後人師乃頓悟

徑山杲云悟得箇什麼 明因懷云石頭當時待他
道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何不劈頭一棒免得從那
邊者邊前人後人處繞葛藤不了 古航舟云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爭得恁麼三番四覆腳跟
歷落始得穩當石頭路滑門前高峻原是冑諾不全
若是他家兒孫依稀彷彿佛法不到今日

天口悟因龍潭信未出家時居寺側賣餅爲業日
以十餅供師師受之每畱一餅與信曰惠汝以蔭
兒孫信曰是某將來何故返以遺我師曰是汝將

來復汝何咎信因有省遂投出家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昭

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
餌引得金龍上直鉤 佛國白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
破囫圇畱與後人看 無準範

合浦明珠合浦收驪龍乍影鏡光浮不因霧攫雲飛
起怎見長川灌百流 偃亭挺

故鄉原不隔天涯上得船來便到家試揭孤篷聊一

望青山依舊白雲遮

紫瑀 岷

大鑒下四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天口 悟嗣

一日問悟某自到來不

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
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汝
心要師低頭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
下開悟便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
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笑巖寶云龍潭恁麼問天口恁麼答若實會得凡聖

祇有虛名迷悟皆爲賸語若不會不可瞎驢趁大隊
南山寶云大小天口尋常斬釘截鐵被個漢一拶
便乃平高就下若論心要猶隔津在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
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白雲端

輕如柳絮重如山指出分明俯仰閒拽脫布衫風裏
颺鑿畊作息不知閒

三峰藏

榮寵羈身旅夢賒禁闌鶯喚便思家鳴珂寶馬歸來

日二月春山盡是花

蔗菴範

花艸縈紆水蔚藍陂塘雲木曉相參阿承家有黃頭

女徧種柔桑教養蠶

恨亭挺

龍潭因德山來叅直上法堂日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山無語翠峰顯云將錯就錯雲峰悅云大小德山向齋瓮裏淹殺黃龍心云翠峰與麼道爲是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取還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東山演云龍潭可謂騎賊馬趕賊天童悟云潭不見龍不現因甚又道子親到大似方木逗圓竅那裏是親到處法林音代德山云賺我來賺我來

浩渺淡潭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鉤風雲匝匝雷霆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

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佛國白

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回失卻眼中花

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薦莫學承虛接嚮人守株待兔亡機變知機變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遊菴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

春風落盡桃花片

皖山凝

龍潭一夕因德山侍立次師曰更淡何不下去山
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師點紙鐙度與山擬接
師復吹滅山大悟便禮拜師曰子見箇甚麼山曰
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師
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它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將疏鈔
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

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
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
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遂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
後佛祖孤峰罵未休

照覺總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拋來
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上方益

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拏鱉

鼻斡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靜

百結襪衫破幞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卻因一隻穿楊
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萬丈
雪菴瑾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淡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狼烟

息坐斲中原四百州

天目禮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滅去饒端
的不許蒼龍臥碧潭

朴翁銘

大鑿下五世

鼎州德山宣鑿禪師

龍潭信嗣

示衆今夜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
未問和尚因甚麼打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德山密云大小德

山龍頭蛇尾

翠峰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

舍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殊不知德山握
閩外之威權有當斲不斲不招其亂底劍還識新羅
僧麼祇是撞露柱底瞎漢 芭蕉徹云作死馬醫
瑯琊覺云德山何似履春冰雖然如是如貓弄鼠

翠巖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
曾夢見麼山僧道德山被者僧一推直得瓦解冰消
雖然如是今時覓一個尊宿也大難得 瀉山喆云
德山大似清平世界銍甲磨槍者僧不惜性命身挨
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
蛇尾也是金鑰不辨翠峰道撞露柱底瞎漢截斷衆
流如今還有人爲新羅僧作主者麼出來與大瀉相
見乃豎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千萬餘 五祖演云
山僧與德山相見去也待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
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

德山麼到者裏須是個人始得 黃龍清云雖則翠

峰高提祖令坐斷寰區祇解瞻前不能顧後者僧堂
堂出來什麼處是撞著露柱處還有人辨得麼若也
辨得不惟與新羅僧雪屈亦見當人眼目分明若辨
不出非惟新羅僧撞著露柱盡大地衲僧個個出來
撞著露柱 南堂靜云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
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
丁 丹霞淳云盡道者僧纔出德山便打末後卻道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是話作兩橛處是龍頭蛇尾
處若與麼會大似盲人摸象非惟不曾夢見德山自

已亦乃未具叅學眼在殊不知德山韜略雙全文武兼備放開則大野風行把住則碧天星落然則貪扶正宗步步登高仔細觀來一向祇顧他非不能自省已過者僧當時若是個作家直饒德山通身是手眼也須放下拄杖子豈不見道大丈夫捋虎鬚未爲分外者僧旣無奪驪龍珠之手段致使德山令行一半如今衆中莫有爲新羅僧雪屈者麼便請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丹霞者裏不學德山倚勢欺人卻分半院與之住因甚如此淡嗟季運一將難求若無實說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昭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

聖主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閒布一敕施一令直得艸偃風行若不是者僧怎見殺活擒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翠峰雖則直指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祇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護國元云忒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掀倒禪牀撩起便行直饒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須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 淨慈一云者僧赤肉挨他底白刃也不易抵當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今

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眾
奪德山棒倒行正令去直饒德山全機也須倒退三
千里 浮山口云德山門下艸偃風行其奈法眼圓
明猶不放過翠峰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
老宿亦未可拈拄杖畫一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
山多 雲居莊云諸方祇能扶強不能扶弱徑山今
夜要斷不平牙如劍樹口似礮盤還他德山老漢若
是辨衲僧眼猶欠悟在者僧當時纔出直云某甲今
夜不問話祇與和尚相見他若行棒便與接住一推
非惟坐斷德山且免翠峰檢罰豈不是個俊快衲僧

拈拄杖卓一卓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
風 大巍倫云我若作新羅僧見德山纔開口呵呵
大笑便出 大慈瑣云德山老漢被者僧暗地裏把
條斷貫索穿卻鼻孔了也還委悉麼山僧不是扶弱
鋤強也要指諸人個入處卓拄杖云月黑霜濃毛骨
冷鶴翹千尺一聲鴉喝一喝 東塔熹云德山干將
在握殺活自由怎奈一席兩令未見好手若是長溪
見者僧出禮拜便歸方丈不惟使者僧結舌有分且
免得彼此遞相鈍置 遜菴定云德山布漫天鐵網
將謂無敢展翅撞著個新羅鷄子一翅衝破且道那

裏是他衝破處檢點得出不妨與者僧喝彩檢點不出切忌孤負德山好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綫分明下兩鉤透網金鱗纔弄

水岸邊還把釣絲收

佛印元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敕流行宣德音公子祇知歌既

醉夜淡還被活生擒

寶峰照

橫按莫耶居闔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笑新羅個衲

子全機破敵也光輝

旻古佛

高提祖印定寰中孰敢當機問吉凶不是新羅者衲

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大瀉喆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

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冰輪

話作兩楸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

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舌

頭三千里

圓悟勤

風沙刮地塞雲愁平坦交鋒晚未休白骨又沾新戰

血青天猶列舊旄頭

海舟慈

門庭施設若爲高善識兵機有是刀即使青霄鷄子

過不勞拔箭見飛毛

幻有傳

堂堂華夏不歸降猶戀新羅水一方謾謂德嶠拄杖

短更添腦後一重光

鏡堂清

德山到滹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曰有麼有麼滹坐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是也不得艸艸遂具威儀再入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滹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滹至晚問今日新到在麼首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艸鞵出去也滹曰此子以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艸菴呵佛罵祖去在

翠峰顯於兩出處云勘破了也於呵佛罵祖去在處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大

滹也是賊過後張弓

昭覺勤云翠峰兩處俱道勘

破且道是勘破德山是勘破滹山 徑山杲云二尊

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卻一隻眼 城山洽云二尊宿

一出入各各胸藏韜略力舉千鈞多少鹵莽底盡謂大滹不及德山有什麼交涉祇如大滹末後恁麼道是何意旨澤廣藏山靈能伏豹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個急走過莫放過孤峰頂上艸裏坐

明覺顯

偷營斫砦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裏金鎚猶未

撰述
宗鑑法苑卷四十三
動山前飛騎去紛紛

上方益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淡辨
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脫穎囊錐高來卷舒方外
孤峰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

圓悟勤

騎虎頭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椎誰敢擬擬不擬個個無視長者子

懶菴需

韜略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關自謂搴旗
手未免孤峰沒艸巢

頑石空

大方獨步左旋右顧金烏拍翅海波翻鐵網倒挂珊
瑚樹橫機莫莫萬象平沉全殺全活能縱能擒莫嫌

老大無筋力談笑之間錦筍淡

笑隱訥

鐵騎橫連衝不開幾番突入陣門來攬旗奪鼓威風
甚腦後誰知帶箭回

古帆檝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龍泉齧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須還他過量丈夫始
得若非德山老漢與麼作略未免旁觀者哂黃金自
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當機截斷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
何人有血

普融平

入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斲當不是奴奴情淡

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燈珣

皎潔晴空吼怒雷鐵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寶葉源

一生俠氣最難平垂老猶堪作宦行不惜黃金曾結
客幾人肝膽論交情 蔗菴範

德山一日飯遲拓鉢下堂雪峰作飯頭見便曰者
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什麼處去師便低頭
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
在師聞令侍者喚頭問汝不肖老僧那頭密啓其
意師乃休去明日陞堂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祇得
三年活

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翠峰顯云
曾聞說個獨眼龍元來祇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
個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怎得明日與昨日不
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翠巖真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地在 瀉山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
里走獸潛踪若非德山度量淡明爭得昨日與今日
不同 瀉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

音外須明肘後符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檢點
得出非但叅學眼明亦乃領過雪峰其或緇素不辨
邪正不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高
峰妙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諸譌無出於此或
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
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撫掌大笑云侍者
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 伏龍長云末後句
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云大丈夫當爲
真王何以假爲 雲門信云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
低頭歸方丈慚惶殺人果與尋常不同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 愚菴孟云一人在高高峰頂立一人在淡

淡海底行一人山上行船一人巖前走馬直得花飛

錦上月到上林雖然如是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

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 古南門云字經三寫烏

焉成馬若於鐘未鳴鼓未響時會去不惟穿卻德山

明招鼻孔亦乃坐斲巖頭雪竇舌頭不然盞子撲落

地碟子成七片要會末後句且緩緩 報恩琇云承

虛接響者蹉過德山抑強扶弱者埋沒巖頭山僧老

實告報道師勝資強還他德山父子喝一喝云好手

手中呈好手知音知外有誰知 天章玉云巖頭向

百尺竿頭做個失落德山從淡淡海底倒轉旗槍雪
峰祇得坐地看揚州雖然如是祇得三年活德山果
三年後示寂多少人向者裏走作擊拂子云誰家別
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
惡走入蘆花不敢窺

真淨文

凜凜風霜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
月收拾絲綸上古灘

寶峰祥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吼如雷果然祇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授記來

張無盡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樽前唱鷓鴣

天童覺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曲管絃聲未
絕醉扶公子上瑤臺

中峰本

紅蓼汀洲一笛風暮雲滅盡水吞空可憐無限淡秋
意祇在汀鷗冷眼中

無見觀

阿孃情性耐奢華家富兒嬌興轉賒白日畫堂啼復
笑不堪歡喜祇堪嗟

理安問

破爛袈裟搭半肩出遊無度取人嫌歸來獨掩三更
月又被狂風揭艸簾密啓意絕聯纖活得三年豈偶

然石雨方

未鳴鍾鼓托盃低頭一棚傀儡紅線牽抽末後句得人愁從空放下黃河開九曲三灣俱倒流

菩提珍

寶鴨雙雙引使車都梁旖旎散郊墟癡人低首還思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茹溪森

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幸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咄末後句不在裏許

石浪如

靜裏攜琴上玉壇婆娑月色到闌干清音撥轉西廊去露滴花枝夜正寒

大鼎新

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戶貫依前百艸頭

或菴體

德山因臨濟侍次乃曰今日困濟曰老漢寐語作麼師便打濟便掀倒禪牀

翠峰顯云二員作者具碎啄同時眼有碎啄同時用翠峰擬向饑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二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雲峰悅云看他二員作家一撈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哂誰是旁觀者喝一喝徑山杲云雲峰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

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
然則德山門下艸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
如是未出葛藤窠裏 護國元云二老忒煞旁若無
人真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利害在什麼處有人辨
得許你親見二老 天寧琦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
人口 天童悟云臨濟拽倒禪牀大似不奈船何打
破辱斗當時若作今時拽倒驀面擲豈不得火一牛
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二老可謂旁若無人豈料千
古之下咽喉被翠峰把定還辨得麼若辨不得今日
放一線道乃擊禪牀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

摸壁行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祇見波濤湧不知新
月出林梢 中菴空

西番舶主眼睛赤南海波斯鼻孔麤拌得滿船無價
寶換他一顆夜明珠 千巖長

一般換日偷天手更遇旋嵐偃嶽機雷雨一時聊鼓
動山川艸木斬然非 西嶽傳

德山因僧來參便閉卻門僧打門師問誰曰師子
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
向甚麼處去來

見兔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

木菴永

德山垂示我先祖見處卽不然者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矢橛文殊普賢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子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是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祇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德山因龍牙問學人仗鎊鄣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洞曰德山道什麼曰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後師聞曰洞山不識好惡者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用處

保福展云龍牙祇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法華舉云莫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劍 東禪觀云龍牙抱劍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暗指不覺尾巴露出

德山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乖時有僧出禮拜師
便打僧曰某甲纔禮拜因甚便打師曰待汝開口
堪作什麼

雲居莊云德山權衡在握殺活臨時者僧久經行陣
奮不顧身雖然如是二俱不了 投子青云然禍因
自起傷損他人火發內生燄燔林獸旣險崖弄巧祇
可推落洪崖放轉微通卻成反遭受屈雖小得便還
知德山大錯麼若知得德山粉碎若不知得棒猶少
在 百和順云德山縱奪臨時令人可觀祇是猶少
機關在當初待道某甲纔禮拜爲什麼便打卽與連

棒趁出非惟令者僧脫皮換骨并見德山一宗千古
萬古

金輪微動吼乾坤稍逆金軀艸臥身更欲發言來擬
問悲風吹盡四絕鄰

一毛頭上禹門開挾海金鱗戲水來三級浪高回首
去已知不是化龍才

無趣空

德山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
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你如是
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
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

日貓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天童華云者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錘幾乎死在句下祇如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雲鬢未梳時 龍池微云者僧雖久經行陣到德山面前未免納誠降款德山祇欲坐致太平被者僧槍旗一展直得伎倆俱露總未免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若也識得龍池與你三十拄杖德山示衆凡名聖號盡屬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棄之又成大患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張果老蹋碎藥葫蘆支道林放

去峰前鶴而今所薄者厚未見所厚者薄錯錯衲僧

鼻孔曾拈卻

惟一楫

德山因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什麼曰不會明日復上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有省

巖頭齋云德山老漢一條脊梁骨硬似鐵雖然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長慶稜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自中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云和尚今日非惟舉話慶云展闍黎

是什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長慶錯下名言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

散血汗滂流徹四肢 保寧勇

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

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巖因

德山因巖頭初叅纔展具師以杖挑卻頭拾具搭

肩上便去叅堂師曰不甯子放祇甯子收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甯子放祇甯子收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遜菴演

宗鑑法林卷四十二 終

